# 曲洧舊聞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七

下一卷▶

張次賢名能臣，官至奉議郎，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。好學，喜綴文，有《鄖鄉》、《涪江》二集，嘗記天下酒名。今著於此：后妃家——高太皇香泉，向太后天醇，張溫成皇后醽醁，朱太妃瓊酥，劉明達皇后瑤池，鄭皇后坤儀，曹太后瀛玉。宰相——蔡太師慶會，王太傅膏露，何太宰親賢。親王家——鄆王瓊腴，肅王蘭芷，五王位椿齡嘉琬醑，濮安懿王重醞，建安郡王玉瀝。戚里——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，王晉卿碧香，張駙馬敦禮醽醁，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，郭駙馬獻卿香瓊，大王駙馬瑤琮，錢駙馬清醇。內臣家——童貫宣撫褒功，又光忠梁開府嘉義，楊開府美誠。府寺——開封府瑤泉。市店——豐樂樓眉壽，又和旨〈（即白礬樓也）〉；忻樂樓仙醪〈（即任店也）〉；和樂樓瓊漿〈（即莊樓也）〉；遇仙樓玉液，玉樓玉醞；鐵薛樓瑤醹；仁和樓瓊漿；高陽店流霞、清風、玉髓；會仙樓玉醑；八仙樓仙醪；時樓碧光；班樓瓊波；潘樓瓊液；千春樓仙醇〈（今廢為鋪）〉；中山園子店千日春〈（今廢為邸）〉；銀王店延壽；蠻王園子正店玉漿；朱宅園子正店瑤光；邵宅園子正店法清；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；方宅園子正店瓊酥；姜宅園子正店羊羔；梁宅園子正店美祿；郭子齊園子正店瓊液；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。三京——北京香桂，又法酒；南京桂香，又北庫；西京玉液，又酴醾香。四輔——澶州中和堂，許州噗泉，鄭州金泉。河北——真定府銀光；河間府金波，又玉醞；保定軍知訓堂，又杏仁；定州中山堂，又九醞；保州巡邊銀條，又錯著水；德州碧淋；濱州石門，又宜城；博州宜城，又蓮花；衛州柏泉，棣州延相堂；恩州揀米，又細

酒；沼州玉瑞堂、夷白堂，又玉友；邢州沙醅、金波；磁州風曲、法酒；深州玉醅，趙州瑤泉，相州銀光；懷州宜城，又香桂，又定州瓜曲，又錯著水。河東——太原府玉液，又靜制堂；汾州甘露堂，隰州瓊漿；代州金波，又瓊酥。陝西——鳳翔府橐泉；河中府天祿，又舜泉；陝府蒙泉；華州蓮花，又冰堂上尊；邠州靜照堂，又玉泉；慶州江漢堂，又瑤泉；同州清洛，又清心堂。淮南——揚州百桃；廬州金城，又金斗城，又杏仁。江南東西——宣州琳腴，又雙溪；江寧府芙蓉，又百桃，又清心堂；處州穀簾；洪州雙泉，又金波；杭州竹葉清，又碧香，又白酒；蘇州木蘭堂，又白雪泉；明州金波，越州蓬萊，潤州蒜山堂；湖州碧瀾堂，又霅溪；秀州月波。三川——成都府忠臣堂，又玉髓，又錦江春，又浣花堂；梓州瓊波，又竹葉清；劍州東溪，漢州簾泉；合州金波，又長春；渠州蒲卜，果州香桂，又銀液；閬州仙醇，峽州重釀，至喜泉；夔州法醞，又法醞。荊湖南北——荊南金蓮堂，鼎州白玉泉，辰州法酒；歸州瑤光，又香桂。福建——泉州竹葉。廣南——廣州十八仙，韶州換骨玉泉。京東——青州揀米，齊州舜泉、近泉，又清燕堂，又真珠泉〈（第一也）〉；兗州蓮花清；曹州銀光，又三殳，又白羊，又荷花；鄆州風曲白佛泉，又香桂；濰州重醞，登州朝霞，萊州玉液，徐州壽泉，濟州宜城；濮州宜城，又細波；單州宜城，又杏仁。京西——汝州揀米；滑州風曲，又冰堂；金州清虛堂；郢州漢泉，又香桂；隨州白雲樓；唐州淮源，又泌泉；蔡州銀光香桂，房州瓊酥；襄州金沙，又宜城，又檀溪，又竹葉清；鄧州香泉，又寒泉，又香菊，又甘露；潁州銀條，又風曲；均州仙醇。河外——府州歲寒堂。

歐公與王禹玉、范忠文同在禁林。故事，進春帖子自皇后、貴妃以下，諸閣皆有。是時，溫成薨未久，詞臣闕而不進。仁宗語近詩曰：「詞臣觀望，溫成獨無有。」色甚不懌。諸公聞之惶駭，禹玉、忠文倉卒作不成。歐公徐云：「某有一首，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。」乃取小紅箋，自錄其詩云：忽聞海上有仙山，煙鎖樓臺日月閑。花下玉容長不老，祇應春色勝人間。既進，上大喜。禹玉撫歐公背曰：「君文章，真是含香丸子也。」

上元張燈，按唐名儒沿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。梁簡文帝有《列燈賦》，陳後主有《光壁殿遙詠燈山詩》。唐明皇元天中，東都設燈。文宗開成中，設燈迎三宮太后。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，本朝太宗，三元不禁夜，上元御端門，中元、下元御東華門。其後罷中元、下元二節，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〈（文見《春明退朝錄》，大同小異）〉。

唐成都府有散花樓，河中府有薰風樓、綠莎廳，揚州有賞心亭，鄭州有夕陽樓，潤州有千岩樓，皆見於傳記，今無復存者。蓋或易其名，或廢而不修也〈（又見《退朝錄》）

〉。

元豐元年，盜發陽翟墓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。始盜之穴塚也，煙霧不可近，及有黃氣氤氳而出，乃下石秉松炬而入。見一冠帶者踞坐嗬叱，盜以鋤鍬擊之，應手而滅。乃剖棺，其衣片片如蝴蝶飛揚，取金帶、攜珍玩，焚之而去。盜又云：於張耆侍中家疑塚，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。李方叔嘗言：陽翟一老媼善聯串骸骨，耆子孫使之改葬，而莫有臨視者。嘗以一骨一鬚示人，此天子牙、侍郎鬚也。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，拜於元獻墓下。以耆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，所言皆同也。

太宗求治甚切，喜臣下言得失。嘗謂執政曰：「大禹拜昌言，至今稱之。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，苟中時病，朕豈惜大禹之拜哉。」

淳化中，有一縣尉上言，乞減宮人。太宗諭宰執曰：「小官敢論宮禁之事，亦可嘉也。但內庭給事二百人，各有執事，而灑掃亦在其中。若行減省，事或不濟。」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，宰執欲以妄言置法，太宗曰：「以言事罪人，後世其謂我何？」宰執皆慚服〈（或言是雍邱尉武隆）〉。

田錫以敢言為定陵所知。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：「朝廷政事少有闕失，方在議論，而錫章疏已至矣。朕每因其造膝，必有以激獎之。錫慮奏疏不得速達，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。」又言：「如此諫官能不顧身為國家，真難得也。」

定陵東封回日，獻歌頌者不可勝數。而布衣孫籍上書，獨言升中告成，帝王盛美，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為念，不可便自驕滿。定陵大嘉納之，召試中書，賜同進士出身。定陵將西祀，孫宣公累上疏切諫，以為必欲西幸，有十不可，至曰：「陛下不過欲慕秦皇、漢武，刻石垂名以誇後代耳。」其言痛切者，則有曰：「秦多徭役，而劉項起於徒中；唐不恤民，而黃巢起於饑歲。陛下好行幸，頻賦斂，豈知今無劉項、黃巢乎？」帝覽之，亦不怒，乃作《辨疑論》以解諭之，且遣中使慰勉，其納諫如此。

昭宣景福殿使，太祖時置也。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，執政欲以樞密賞之，太祖曰：「此輩豈可令居權要！」因命置為二使，名自此始也。

五代時，官吏所在貪汙不法。王明為郢陵縣令，獨以廉律身，凡沿故例行賕賂，明皆不受，曰：「但為我置薪芻，積於某處，他不須也。」久之，積如邱山，民間莫曉。明因

之築堤以備水患，太祖聞之，擢知廣州。

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，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、直史館，滿歲命為正字。

寇萊公有將相才，太宗倚任甚重，嘗曰：「朕之得準，不減唐文皇之魏徵也。」

真定康敦復嘗語予曰：「河東見所在酒壚，皆飾以紅牆，詢之父老，云：『相沿襲如此，不知其所始也。』後讀《李留臺集》，有《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》云：『老情詩思關何處，渾是湘南水岸頭。殘白晚雲歸嶽麓，濃香秋菊滿汀洲。靜尋綠徑煎茶寺，遍上紅牆賣酒樓。西洛分臺索拘檢，繡衣不得等閑遊。』據此詩，則湖南亦有之，不獨河東也。但留臺不著所出，為可恨也。」予曰：「典籍自五季以後，經今又不知幾厄，秉筆之士所用故實，有淹貫所不究者，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，譬如侏儒觀戲，人笑亦笑，謂眾人決不誤我者，比比皆是也。」敦復抵掌曰：「請為我於《曲洧舊聞》並錄之。」敦復字德本，事親孝，為吏廉，種學績文，孜孜不輟，見書必傳，其家所藏，往往皆是手自抄者。近時服膺儒業，罕有其比焉。

王安中履道，中山無極人也。元符間，晁以道為無極令，時安中已登進士第。修邑子禮，用長箋見以道，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，以新學竊一第，固為親榮，而非其志也。願先生明以教我。以道曰：「子之志美矣，然為學之道，當慎其初，能慎其初，何患不遠到。」安中乃築室，屏居絕人事，榜之曰初寮，又自號「初寮居士」。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，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。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，尤喜稱譽之。然負才自標置，為梁才甫所阻，不得志。乃遊京師，密結梁師成，遂年餘兩遷為正字，自是與晁氏兄弟絕矣。既長風憲，位丞轄，諱從晁學。王將明迫於公議，僅能用知成州。安中言出自已始，用簡招以道相見，祇呼成州使君四丈，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。平日交遊，以此莫有稱初寮者，但目為有初居士而已。

呂惠卿之謫也，詞頭始下，劉貢父當草制。東坡呼曰：「貢父平生作劊子，今日才斬人也。」貢父引疾急而出，東坡一揮而就，不日傳都下，紙為之貴。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，惠卿所作《到任謝表》，句句論辨，惟至發其私書，則云：自省於己，莫知其端。當時讀者，莫不失笑。又目敘云：顧惟妄論，何裨當日之朝廷；徒使煩言，有黷在天之君父。或曰：觀此一聯，其用心險如此，使其得志，必殺二蘇無疑矣。蓋當時臺諫論列，多子由章疏，而謫詞東坡當筆故也。

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為陝西提刑，時晁無咎乍下車，平仲見無咎舉《到任謝表》，破題四句云：呂刑三千，人命所係；秦關百二，地望匪輕。無咎嗟賞曰：「前乎公既無此語，後乎公知莫能繼矣，豈不謂光前絕後乎。」

崇寧初，范致虛上言，十二宮神狗居戌位，為陛下本命，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，宜行禁止。因降指揮，禁天下殺狗，賞錢至二萬。太學生初聞之，有宣言於眾曰：朝廷事事紹述熙豐，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貓也。其間有善議論者，密相語曰：狗在五行，其取類自有所在，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，審如《洪範傳》所云，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。

政和初，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、君字、主字、聖字、王字，皆令避而不用，蓋從趙野所請也。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王字，亦行改正。或曰：此何祥也？已而果然。

俚語有「張王李趙」之語，猶言是何等人，無足掛齒牙之意也。宣和間，王將明、張子能、王履道、李士美、趙聖從俱在政府，是時「張王李趙」之語喧於朝野，聞者莫不笑之。

政和辛卯正月，上以郭大長公主薨，不御樓觀燈。何執中、劉正夫言，長主於屬雖尊，於服已疏，聖主與民同樂，不宜以此事而輟。乃所在出榜，曉諭民間，再放燈五夜。予時在都城，親見其事。

崇寧初，蔡京起祠館，留鑰北都。有旨，許過闕日朝見。鄧洵武知其必大用，迎見於東水門船中，留語終日。有見其論事劄子者，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，至於亡先帝良法美意，所以再至紛更者，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。京大以為然。後京拜相，洵武因對復伸前論，上頗疑之，京知不可行而止，黨論自此興矣。

蔡京持祿固位，能忍辱，古今大臣中少有此者。自丙戌罷相，則密求遊從，不肯去都城。未逾年，果再入。至庚寅，又因星變去位，臺諫論不已，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。京又欲留連南京，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，乃皇遽東下。於姑蘇因朱衝內連貴璫，人人與為地，撫問絡繹。至壬辰春，許還第，聲豔光寵，邁於平昔遠矣。宣和間，王黼當軸，京勢少衰，黼之徒恐不為己利，百方欲去之，然京終不肯去。於是始遣童貫，並令蔡攸同往取表。京以攸被旨俱來，乃置酒留貫飲，攸亦預焉。京以事出不意，莫知所為，酒方行，自陳曰：「某衰老宜去，而不忍遽乞身，以上恩未報，此心二公所知也。」時左右聞京

並呼攸為公，無不竊笑者。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，往往遣使取表，自京始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